

王安忆

著

长恨歌

海外借



一唱三叹，《长恨歌》后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

几枚旧友，沉浮聚散六十载；一幢老宅，静看人间数百年。

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

考工记

王安忆

著

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考工记 / 王安忆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8.9 (2018.10重印)
ISBN 978-7-5360-8729-3

I. ①考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82483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选题策划: 朱燕玲
责任编辑: 朱燕玲 许泽红
营销统筹: 蔡 彬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封面设计: 好谢翔
书名题字: 仓 鼠

书 名	考工记 KAO GONG JI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8.625 2插页
字 数	165,000字
版 次	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3次印刷
定 价	4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

他这一生，总是遇到纯良的人，
不让他变坏。

001 | 第一章

他不过走开二年半，却像有一劫之长远，万事万物都在转移变化，偏偏它不移不变。

043 | 第二章

生活就这样，一径往下过。这种均匀的节奏是有麻痹性的，使人注意不到潜在的动摇。

089 | 第三章

那是个什么造化啊，出自谁人的手；又刚巧落在他们家；他们家世代过来，散了多少人和物，偏偏留下它，不晓得是福还是祸！

131 | 第四章

他不像以前害怕和嫌恶这宅子了，多少是瓶盖厂所赐，机器的轰鸣，脚步杂沓，填充了空间，而他呢，是这喧哗中的一个静谧。

185 | 第五章

他意识到，自从重庆小龙坎回来，二十五年，四分之一世纪，再没有走出过上海，他实在拘束得太久，现在要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了。

225 | 第六章

台风过去，云开日出，他手持一柄大扫帚，扫去落叶、泥沙、木屑子，扫去一层，下来一层，这宅子日夜在碎下来，碎成齑粉。



第一章

一九四四年秋末，陈书玉历尽周折，回到南市的老宅。这一路，足有二月之久。自重庆启程，转道贵阳，抵柳州，搭一架军用机越湘江，乘船漂流而下，弯入浙赣地方，换无数货客便车，最后落脚松江，口袋里一个子不剩，只得步行，鞋底都要磨穿。但看见路面盘桓电车轨道，力气就又上来。抬头望，分明是上海的天空，鳞次栉比的天际线，一层层围拢。暮色里，路灯竟然亮起来，一盏，两盏，三盏……依然是夜的眼，他就要垂泪了。

二年前，随朋友的弟弟、弟弟的女朋友、女朋友的哥哥、哥哥的同学——据说是韩复榘司令的侄系亲属，络络绎绎十二人，离开上海。去时不觉得路途艰难，每一程必有接应和护送。陈书玉没出过远门，中国地理也学得不精，并不知道哪里是哪里，只觉得很开眼。天地江河都是壮阔，漫野的青纱

帐——他没见过庄稼地，原来也是壮阔的。尤其入山西地界，车走在黄土沟里，山崖上一道城墙，箭垛如同锯齿，插入苍穹，大有前不见古人、后不见来者的气势。吃苦是难免的，食宿简陋倒不计较，他最惧的是臭虫。夜里一吹灯，就听壁纸与篾席沙沙地山响。虱子也是一惧，这两项甚至超过日本人封锁区的可怖。也因为日本人的事不归他管，自有负责的人。这一路也有月余，说是避乱，更像游山水，从仲夏到秋初，正值西南宜人的季候。许多年过去，方才知一行匿身特殊人物，或者说，是为这一位特殊人物，方才集起这一行同道，所以如此顺遂。以致回程中，时不时想起那一句旧词：别时容易见时难。而他万万想不到，就因为此一行，日后新政府纳他人自己人，得以规避重重风险。

迈过电车路轨，路轨沉寂地躺在路面，眼前仿佛电车的影，那影里明晃晃的窗格子，闪烁一下，又灭了。脚下的柏油地，渐渐换成卵石，硌着磨薄的胶鞋底。他穿一双元宝口的胶鞋，在多雨的西南可是个宝，到上海却变得奇怪了。就在这一刻，天陡地沉下来，路灯转到背后很远的地方，街边的房屋十之七八坍塌，间或一二座立着，紧闭门窗，没有动静。有人在瓦砾堆里翻扒，咻咻驱赶野猫。一只肥硕的老鼠从脚下蹿过去，他原地跳一跳，放了生。废墟上亮起一星点火，洇染开一圈，火上的瓦罐突突地小沸，有食物的香甜弥漫在空气里，他吸吸鼻子，辨出南瓜的气味。映着幽微的光，面前呈现一片

白，这一片白仿佛无限地扩大和升高，仰极颈项，方够着顶上一线夜天，恍然悟到，原来是宅院的一壁防火墙，竟然还在——从前并不曾留意，此时看见，忽发觉它的肃穆的静美。他不过走开二年半，却像有一劫之长远，万事万物都在转移变化，偏偏它不移不变。

从防火墙下走，顺时针方向到西门，抬手一推，推不动。门上挂了锁，托在掌上，沉重得很，是原先的旧锁，又是一个竟然，竟然完好如故。停一停，退后两步，张开双臂，一臂扶墙，一臂扶墙边柳树，再原地一跃，两脚就分别撑在墙面与树干，离地三尺，噌噌数步，又上去三尺，就到地方了。稍歇一歇，站稳，扶树的手，慢慢移动摸索。某年某月，雷电正中劈开，都当它要死，却发出许多新枝，养了许多洋辣子，大人孩子都绕道走，树身且又长合，留下一个木洞，容得下一巢鸟雀，日后作了他家兄弟的秘处。

一番摸索，脊背就迸出热汗，脑穴处则通电般一凉，摸到什么？钥匙！鸟雀都换了族类，可钥匙原封不动。举起手，握紧了，腿脚却软下来，溜到地上，站不起身，就抱膝坐着。这把钥匙是叔伯兄弟几个为各自晚归设的约定。家中规矩，晚十点即闭户，关前后门，此西门平素不进出，常年挂一把铸铁大锁，于是，偷出铁锁钥匙，私配一件，藏在树洞内。都会的大家，子弟们难免沾染浮华风气，夜间的去处特别多，不是说，海上生明月吗？一九三七年淞沪会战硝烟未散尽，“蔷薇薔

薇”就处处开了。离开上海的前一晚，陈书玉还在西区舞场流连，准确说，出行的计划，就是在舞场里做成的。

坐一时，喘息稍定，奋发精神，试图站起，这才发现周身瘫软。发力几回，立住脚，手索索地抖，钥匙嗒嗒地碰击锁眼，就是对不准。天又墨黑，乞儿的篝火被阻在另一面，借也借不到。他怀疑是不是换过锁或者钥匙，正决不定，月亮跳出来，咔嗒一声，手底下一弹跳，就是它！推进门，抬头望一眼，只见防火墙剪开夜幕，将天空分成梯形两半，一黑一白，月亮悬挂在最高的梯阶上，像一盏灯。

门里面，月光好像一池清水，石板缝里的杂草几乎埋了地坪，蟋蟀嚙嚙地鸣叫，过厅两侧的太师椅间隔着几案，案上的瓶插枯瘦成金属丝一般，脚底的青砖格外干净。他看见自己的影，横斜上去，缀着落叶，很像镂花的图画。走上回廊，美人靠的阑干间隔里伸出杂草，还有一株小树，风吹来还是鸟衔来的种子，落地生根。回廊仿宫制的歇山顶，三角形板壁上的红绿粉彩隐约浮动。跨进月洞门，沿墙的花木倒伏了，却有一株芭蕉火红火红地开花，映着一片白——防火墙的内壁。他伫立片刻，忽生一念，当初造宅子的时候，周围定是空旷无人迹，直面黄浦江，所以会有防御的设置，就像欧洲贵族的城堡，那是什么年代？他的历史课和地理课一样马虎，也受实用观的影响，目力之外，在他就是不存在。天井的地砖，覆了青苔，厚而且匀，起着茸头，亮晶晶的。两口大缸被浮萍封面，面上又

盖了落叶，青黄错杂，倒像织锦。

他立在天井中央，看自己的影。这宅子走空有多时了，有在他之前走的，又有在他之后；有往南，有往西，还有往东——两年中，他收到过父亲一封信，途中不计经历多少时间，多少不知名的地点，信中所写都是迟到的消息。问他身在何处，境遇如何，妹妹们是否可去投奔。他没有回复，一来时过境迁，妹妹们早就去了该去的地方；二也是，他们本来就是疏离的家人，彼此间并不怎么亲密。自祖父与伯祖一辈向下，各有二房和三房男丁，就像大树发杈，再发成七八家，将个宅子挤得满腾腾。从他落地，放眼望去，都是人，耳朵里则是齟齬。他们家的人元气旺，秉性强，就没听说有早夭的，生一口，活一口。放养着，从中挑一个宠惯，满足为人父母的天性，其余也不为不平，因为是大多数。他虽是这房独子，却不是那个被选中的，选择多是随机，没有什么理由，这才能说走就走。

现在，一宅子的人都走净了，留下无限的空廓。昆虫啁啾，树叶扑簌簌划拉，窗扉和门轴时而支扭，野猫倏地跃下，脚爪柔软着地，还有一种崩裂的锐叫，来自木头的缩胀，由气候的干湿度引起……这是静夜的声音，老房子的低语。这幢木结构的宅院，追究起来，哪里是个源头！樨头和樨眼，梁和椽，斗和拱，板壁和板壁，缝对缝，咬合了几百年，还在继续咬合。小孩子的梦魇里，就像一具庞大的活物。诸暨籍的奶娘

拍哄夜哭郎：再哭，山魃来吃你！这活物大约就叫山魃，谁见过它？奶娘夜里说，早起忘，没有人去向她询问。天光大亮，院子里四处起烟，各房的老妈子争洗脸水；小孩子抢夺淘箩里的粢饭团，咬着上学堂；车夫敲着门，先是无人应，然后一窝蜂上，都说自己要的洋行上班的车；电话铃响着，不知道打给谁，所以都不接，打的人也耐心，一直等着，终于接起来，对面又挂上了；无线电里，小热昏唱新闻，操一口浦东本地话；自来水开足了，哗哗淌；好天气，都要晒被褥棉花胎，女人们的战争就开始了。也不知道怎么一来，戛然间，尘埃落定。

木的迸裂，从记忆的隧道清脆传出来，既是熟悉，又陌生。他回家了，却仿佛回到另一个家。挪步上台阶，推门，门不动，晓得是从里面插上。透过门窗雕饰的镂空望进去，依然旧摆设。堂案上列了祖宗牌位，两尊青花瓷瓶，案两翼的太师椅，一对之间隔一具茶几。镂刻的门窗投在石台阶，花影幢幢。花影里移过去，移过去，忽然不见了，原来进去夹墙里。夹墙底处，一扇窄门，推开来，一团漆黑扑面。手在壁上摸索，触到开关，扳下来，不亮，供电局早已断电。眼睛倒有些习惯，于是漆黑里浮起一层薄亮，显出一道木楼梯，手脚并用爬上去，陡然豁然。他到了楼上阳台，沿阳台走一圈。楼上的房间全下了百叶窗，依次推过去，有一扇活动，下力摇几摇，插销脱落下来。慢慢打开，手撑住窗台，一条腿先上去，另一条再上去，进去了。是祖父的屋子，一个统间，前面卧房，后

面书房。他不记得什么时候曾经来过，其实，连祖父的面容都是模糊的。

拉开百叶窗，透进光，已是中天的月亮，将窗棂照得通明。撩起夏布蚊帐，坐进去，摸出口袋里半张面饼，干咽着。蚊帐里有一股艾草的气味，居然渗漏过战时的岁月，存留下来。吃完饼，褪去胶鞋，和衣躺下。绿豆壳的枕头芯子，沙啦啦地轻响。翻身侧睡，手在枕后头摸到一柄折扇，展开，看不清字迹，但有墨的余香，不由想，祖父在什么地方，还有父亲母亲，又在哪里？思绪变得轻而且薄，升上去，飘浮在帐顶底下，罩着他。更声敲响，不知梦里还是醒里，过去还是将来，他乡还是故乡，再有，那打更的人，是原先的一个，或者另一个？

二

人们称陈书玉“小开”。上海地方，“小开”的本意是老板的儿子，泛指豪门富户的子弟，陈书玉大约属后者。事实上，在他可视范围内，家中无一人有经营，相反，多是无业，也不知坐吃多少代了，至此尚可继续。虽谈不上锦衣玉食，但也不缺，所以就没有劳动的概念。到他这一辈，有出去做事的，并非出于生计，而是现代教育的缘故。祖父和伯祖穿长衫，父亲、伯父则一律西服革履，读新学堂。晚清民初的人，

都向往西洋，他们的家，看起来仿佛旧式，实际一点不保守，甚至是开放的。祖父卧房里，有一具自鸣钟，上足发条，每日午时，小木屋的栅栏门打开，跳出一只金丝雀，连着叫十二声。据家里人说，是宫里的玩物，意国人朝贡来的，后经一个太监的手，送给高祖。以此来看，高祖交游广泛，朝野有人，所以，遗泽荫庇百年不衰，才会有今天的日子。

陈书玉读的是交通大学铁道系，不知如何形成，又根据什么缘由，这家女子不定读书，男孙都学工科。工科是西学的概念，中国道统中属奇技淫巧，这又见出不是上等的门阀世家，更像新起，多少带暴发的嫌疑。可是，谁会去追究呢？尤其身在事中，反而漠视来龙去脉，只当天生成。总之，他们家人都受新鲜的事物吸引，积极向学，至于学成之后当什么用途，暂不考虑。他是个喜欢交友的人，进大学读书，有一半是为结识不同的人，不免让他失望了。同学中，多是埋头苦读，那些勤工俭学的青年，还要任职助教、宿管抑或图书管理员，少有闲暇。工科生天性又呆板，缺乏生活的兴味，谈话不出三句半就到了机械的动力世界。他们这一班，全是男生，没有新女性的倩影。倘若时间充裕，凭他的单纯诚挚，或许能交到一二个知己，可惜“八·一三”淞沪会战爆发，学校就计划南迁。去与留的混乱里，方才建立起的一点同窗之谊也涣散掉了。他是留的那部分，读书和学位的热情本不强烈，迁走的又只电机和机械两个专业，再则，也舍不下上海，购买的冬季音乐会套票还

没用完呢！

学校散了，他回到原先的朋友淘里。

他们要好的几人，称“至友”不太像，因没经过什么考验，只是玩乐的交道。要叫“死党”，且未见其有道和谋，还是玩乐居上。倒是世人起的诨号“西厢四小开”，比较名副其实。“西厢”指的经常出入的地方，公共租界的西区，至于“小开”，即如前面说的，富贵门户的晚辈。上海这地方，富贵要分两头说，“富”没有问题，“贵”就可疑得很了。黄浦江开埠不出百年，都是一吊钱两脚泥上江滩，本地民谣唱的“赤脚穿皮鞋，赤膊戴领带”，大约可视作上海的发家史。从跑街先生做成大亨的，比比皆是。“小开”这称谓也很有意思，“小”字当头，“开”呢，可能来自扑克牌里的“老K”，通常用于帮会里的头目，所以，“小开”就有了点黑道的气息。

“西厢四小开”里，那三位一姓朱，一姓奚，一姓虞，互相昵称为：朱朱，奚子，大虞，陈书玉叫“阿陈”。也有点像帮会。朱朱与阿陈是世交，坊间传说，两家有宿怨，陈家的中落与朱家有关联，可事情过去那么久，听起来就像古代，孩子们都玩在一起了。奚子其实是读书人家，祖父起就留洋学法律，父亲也开律所，他自己却学油画。既非逻辑思维一派，也无辩术之技艺，还谈不上衣食保障，唯同出西洋这一项，其余都离家道甚远。但子女多了，总有一二个走边路，大人并不十